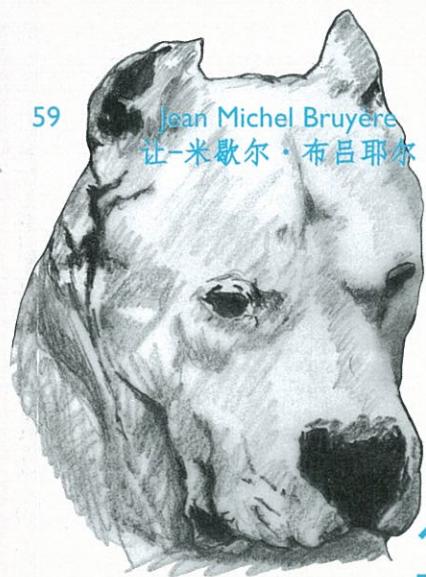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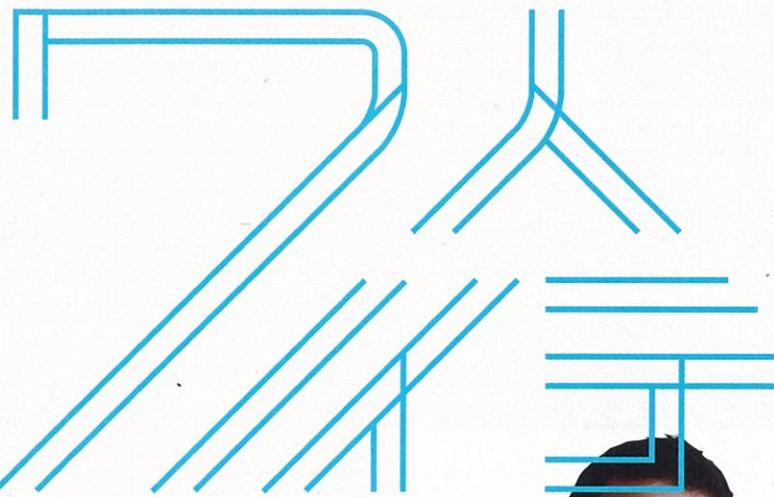


艺术世界

59



Jean Michel Bruyère
让-米歇尔·布吕耶尔



上海双年展前传

SEVEN

A Prequel
of the 9th Shanghai Biennale

27

Adrián Villar Rojas
阿德里安·维拉·罗哈斯

268

2012年10月刊 定价 20元
国内统一刊号 CN31-1128/J

ISSN 1005-77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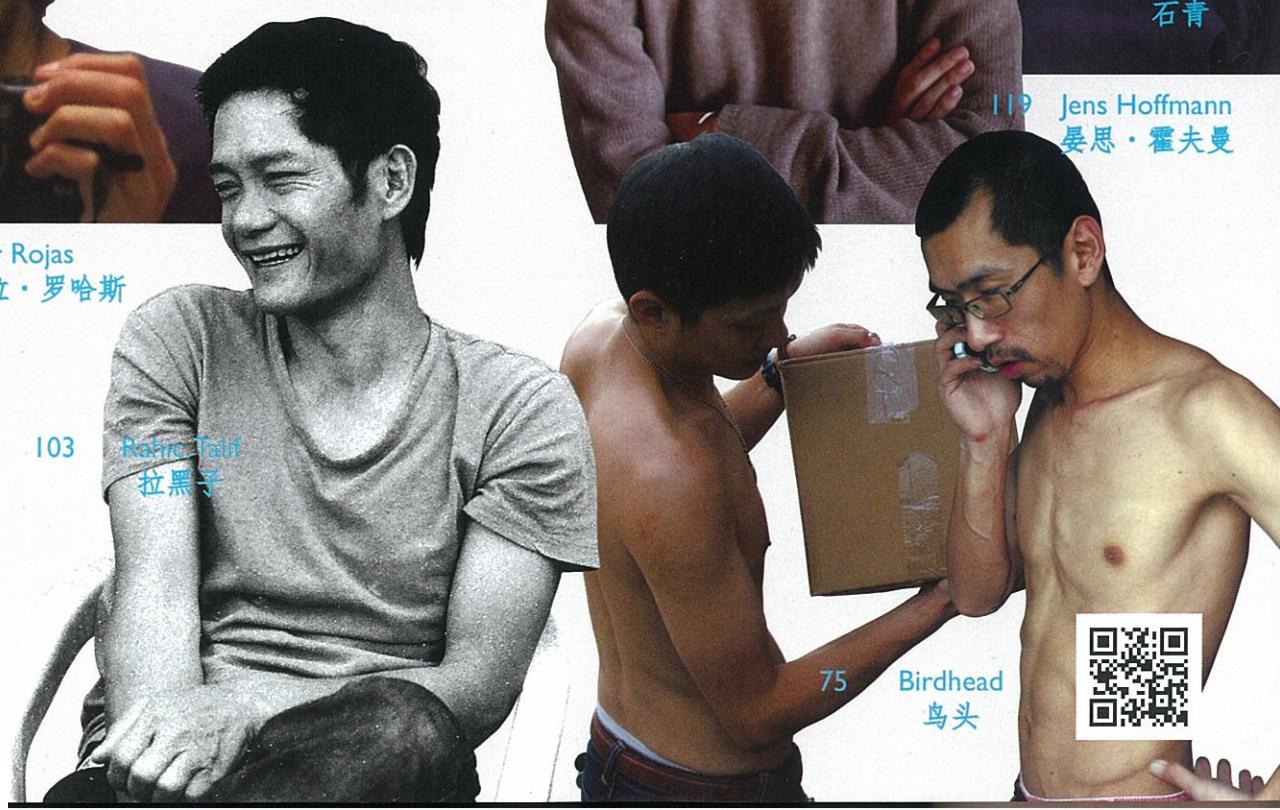


9 771005 772124

1.0>

103

Rahim Talif
拉黑子



75 Birdhead
鸟头



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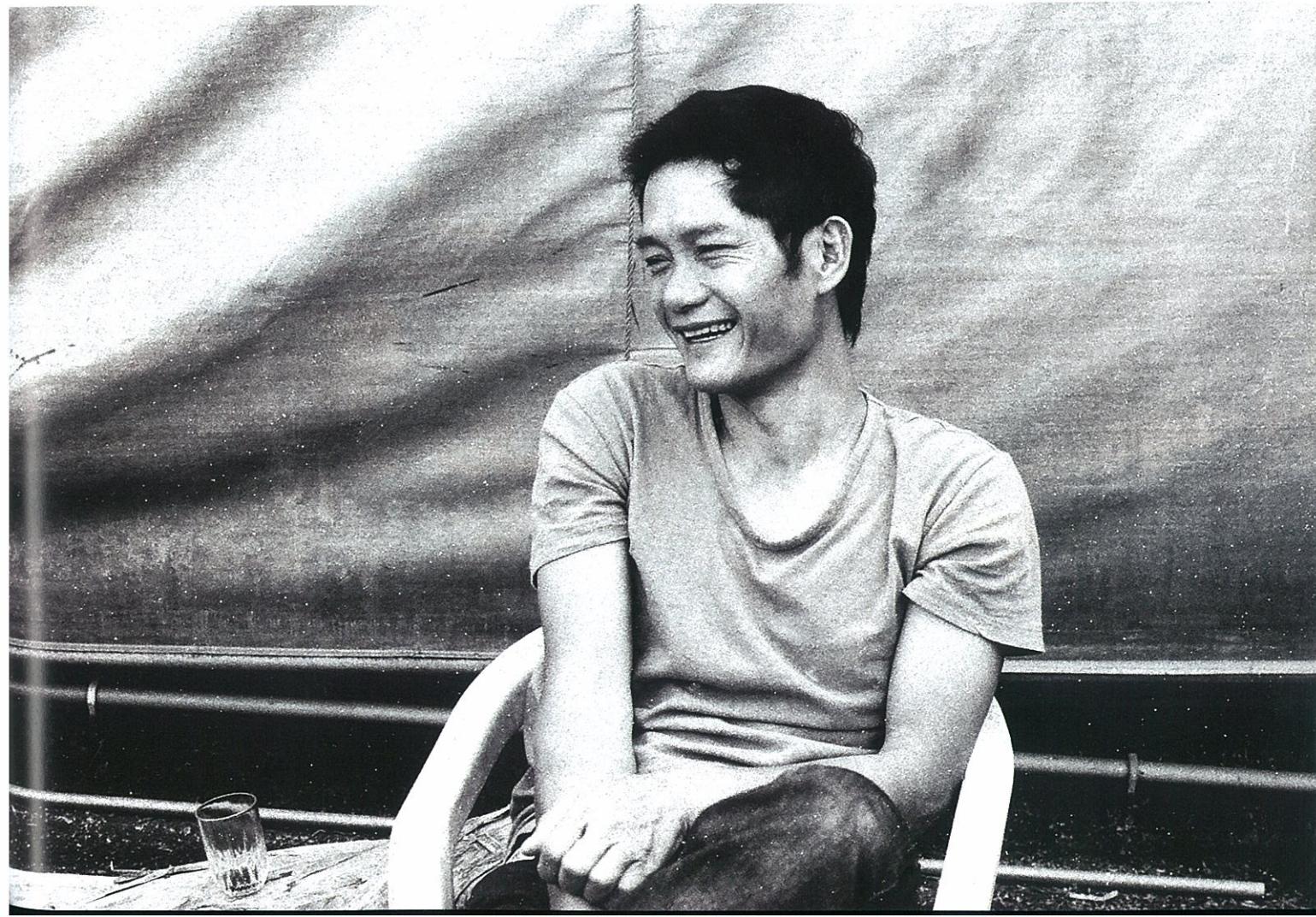
Lin Qiwei
林其蔚

43 Shi Qing
石青

119 Jens Hoffmann
晏思·霍夫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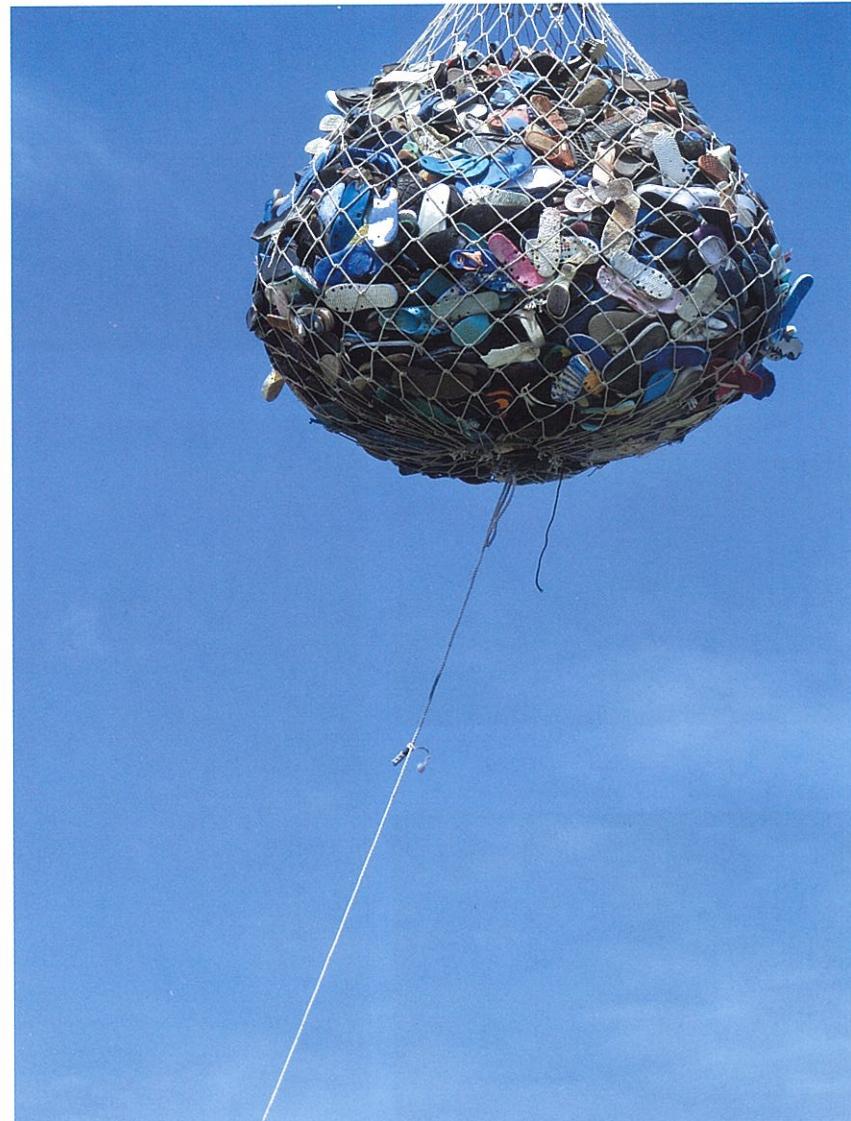
拉黑子

Rahic.Talif





拉黑子，《台风计划—爱的物件-2》 蔡孟培 | 摄



拉黑子，《台风计划—爱的物件—1》 谢宛真 摄

koya faliyos 她将所有树的叶子，全都吹走了！

“Soelin ira ko faliyos hakiya matoasay caay haenen nira a minengneng masolimet namo patireng toloma o salawacan omaomah masolimet ko cici aka ka talaw to faliyos。”部落的老人说，“只要你周边的小水沟清理干净，就不会有事。如果怕梯田的田埂崩落，你弄好引水和排水的地方。只要不伤害我们山里的树木，我们的部落不会有事。只要我们把所有的窗户顾好，就好了！”每次老人都是用这样的方式看待台风，每年都是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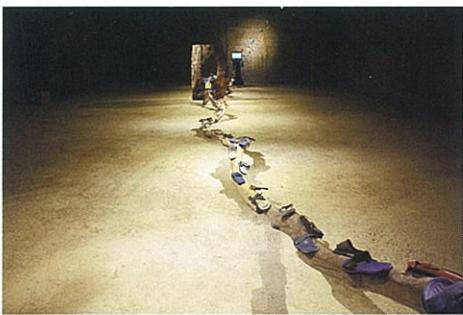
每年的台风对部落来讲都是一次新的开始。黑夜里的恐惧，会让很多人想起，曾经，这个部落是怎么留下来的，怎么跟大自然搏斗的。黑夜里，风的声音、海浪的声音、巨大的雨，全家的人聚在一起，挤在一起，从火堆里可以感觉到一个家的和谐团结。第二天早上，台风过去，大家一起把家园重新整理起来，让这个部落更团结，互相协助，重新把它建立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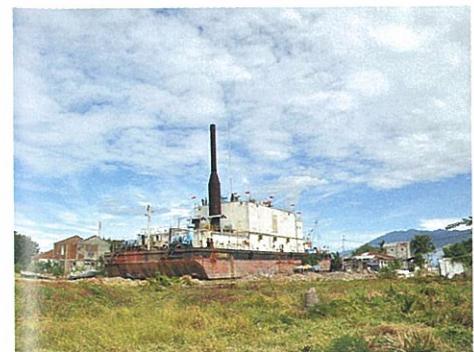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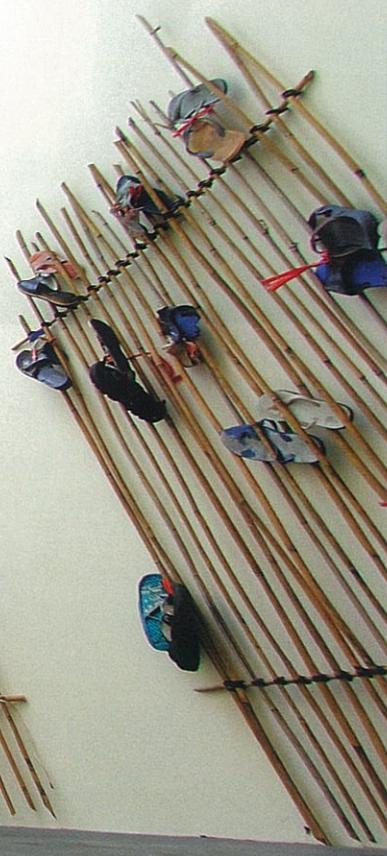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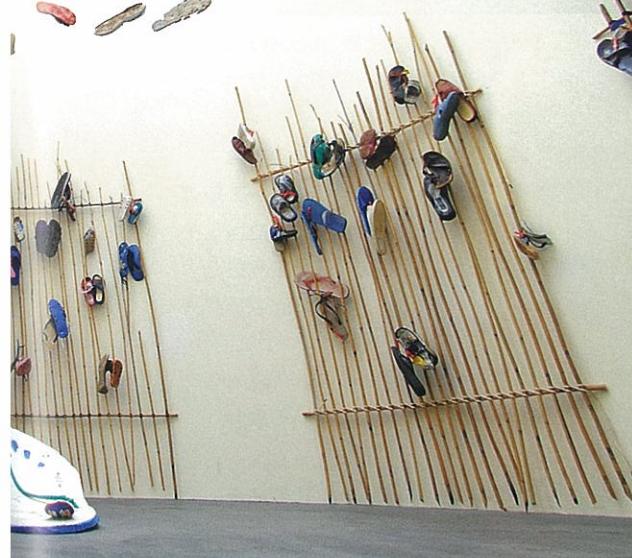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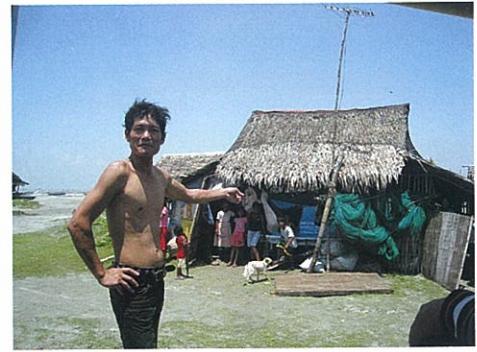
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台风变得那么恐惧、巨大。传说里，甚至老一辈的人都会这么说，“mafaliyos anomafaliy？为什么叫台风？就是要冲刷不干净的，将河床冲刷干净，她会诞生新的生命，新的开始，也是我们人，新的开始。年年如此。”

台风年年到秀姑峦溪，部落的人也从来没有离开过。台风或许真的很恐怖，但是她所有孕育的一切，足够让这个部落维持生命。

“这一次起浪了，又要开始冲刷所有的礁岩，让他们开始长青苔，我们又要开始吃别的不一样的食物了我们要开始吃青苔了。”老人会这么说。但是媒体报导的方式，往往只是让部落新一代的孩子对传统思维的想法无法体会，也改变了他们对大环境的认知。

——节选自拉黑子作品《混浊》







拉黑子个照

我所站立的位置

拉黑子

台湾的正东边有个非常不起眼的地方，

那里一直是很远的，

人也非常少，

正因为这样，

这里的人单纯而朴实，

这里是花莲大港口部落。

台风对话

2012.9.13 9:10 skype

ArtWorld: 喂，你好。

拉黑子：你好，我是拉黑子。

ArtWorld: 嗯，拉黑子先生。之前我还一直在犹豫说到底该怎么称呼你，因为就我们看到你的中文名完整是叫拉黑子·达立夫。

拉黑子：是。其实大部分部落的人都称呼我叫拉黑子，达立夫是我父亲的名字。

ArtWorld: 哦，那它跟一个姓氏一样，对吧？

拉黑子：对。

ArtWorld: 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你名字的意思是太阳·远征·芋头，这个名字在阿美族里有什么特别寓意吗？

拉黑子：是有的，因为所谓的太阳就是我们讲cidal (ㄔㄧㄉㄧㄢˋ)。在早期，阿美族其实就一个氏族，就是太阳氏族。因为我们是在东边，就是东海岸，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太阳的光，取名希望这个孩子当阳光升起之前他已经醒来，开始耕种或者捕鱼了。我们常常会把太阳当做是出发的一种鼓励的象征。那另外一个，芋头是我们很重要的食物。我的整个名字其实就是希望这个孩子能够常常去拓荒，去耕耘或者往到更远的地方去，带着他的芋头，有一点这样的象征含义。

ArtWorld: 嗯，我觉得你整个丰富的人生经历真蛮像一位远征的勇士。现在你马上要到上海来参加双年展了，这也是你第一次来大陆。之前是怎么跟双年展联系上的呢？

拉黑子：其实是有一位小姐，我并不认识她，她姓罗。有一天她打电话，并且专程来到工作室，提起了这件事情。

ArtWorld: 就是说她到你们那里去，然后直接通知你有这样一件事情，问你是否有兴趣吗？

拉黑子：是。

ArtWorld: 当时她有具体介绍本次双年展的主题与相关内容吗？

拉黑子：有，她大概有稍微了解过我的作品。然后她第一次跟我叙述有关这一次双年展的时候，她希望我能提出全球化的这个议题。

ArtWorld: 就是说她是有一种要求，全球化？

拉黑子：对，然后我就跟她讲说，我也很渴望有机会能够参与这样的盛会。那我也不知道是否我这样的作品的呈现能够达成他们的要求。之前她提到花莲这边有一个跟这个展览有关联性的计划，就问如果邀请你在花莲做这样一个展览，你会提出什么样的想法？我就跟她说“彩虹”。她说为什么是彩虹呢？彩虹其实是一个陷阱，我就跟她这样提。她觉得这个想法是非常特别的。我们对一个很美的事情，会觉得它是一个让你会忘掉很多的事情。可是事实上这里面如果你稍微不小心，这个美的事情就会消失了，消失的时候你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就跟她提说，我看这个彩虹它就是这样，在我们族人也是这样。然后她就邀请我参加这次的上海双年展，我当然非常之乐意，对。



拉黑子，《站立的位置》 徐蕴康 | 摄

ArtWorld：你将彩虹形容为“陷阱”，我理解你这种说法是它更像一种美的诱惑。但这种诱惑当你进去的时候你又没法把握它，而且它会消失，会让你失落……

拉黑子：没错，正确。

ArtWorld：那我蛮好奇的一点就是“彩虹”在阿美族语言里有对应的词吗？它的原意就是“陷阱”？

拉黑子：没错。我们如果要拼罗马拼音的话，就是 tker。那其实在这里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真正的陷阱。如果我们要准备去打猎的话，会砍一只非常细非常有弹力的小树枝，把它尾端的叶子去掉，把它弯下来。它非常有弹力，它的线条就像彩虹一样，然后有一条绳子把它固定在泥土上面。有山猪的话，它一过就会被这个陷阱抓住，对，那也有这样的意涵。

ArtWorld：你的谈话带给我丰富的想象。你刚才提到彩虹，我就想到了去年在台湾和大陆都热映的一部影片《赛德克·巴莱》。那里边就有说到彩虹旗。不知道你是否也有看过这部影片？

拉黑子：我有看。

ArtWorld：我就好奇你会对这部影片怎么看？

拉黑子：其实我的感触很多。事实上我也是部落非常重要的一个意见领袖。在我的祖先的承传里面，我们也有许多类似的战役。我很清楚这样的一个战役是非常残酷的。也许这次电影的诠释方式是比较符合现代商业这种行为吧。可是在我们看这样的一个片子，其实……当然，野蛮的这个部分里面有讲的，可是在人性的这个部分呢，叙述得就比较弱一点。

我的祖先曾经跟清朝就有这样的一个战役，留下过一句非常重要的話：“没有所谓的敌人。即便结果是我们族人都几乎要消失了，我们也不能把这样的看法留给后人。因为这是人类最不好的事情，我们不可以把这个丑陋的一面留给下一代。”那我们祖先会用这样的方式。当然在发生这样的事情里面，在三次战役后，我们都搞不清楚这个部落怎么还会这么大，有这么多的人。在1877年的那一次战役后，我的族人也从来都没有再提过这一件事情，在追问之后，他会说“这一件事情不提的原因有一个，因为这不是在人类里面值得记得的事情。”

所以看了这个影片之后，我感觉其实少了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他应该是站在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一件事情。因为结束生命不代表就会让你的后代繁衍不下去，应该是结束了这个生命是让你的

后代怎么去看待这一件事情，让你的后代能够懂得怎么珍惜自己的生命。在我们自己的部落怎么去维护我们自己的文化跟我们的环境，我想用这样的一个角度，这个事情就可以传承下去。可是那个电影里面，也许仇恨胜过所有的一切。然后人的那种本能其实只是暴力的，是比较没有想法的。在整个台湾原住民里面，阿美族人数众多其实是有原因的。他懂得如何看待自己的环境，看待其他别的族群。我觉得这是一个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唯一可以继续生存的方式吧。

ArtWorld：嗯，听完你的话，让我松了口气。我作为一个外族人是通过《赛德克·巴莱》来了解原住民的文化和信仰的。看完后我就觉得它过分宣扬了一种动物性的野蛮暴力，可我没在部落生活，也没资格说三道四。现在你的说法，又引发了我更深层次的思考。不过，今天的主题是艺术，还是让我们把话题拉回你的艺术创作吧。你年轻的时候克服身份、学历上的种种困难，努力打拼成为了台北都会里一位小有名气的室内设计师，后来为什么又选择回到部落，并通过艺术的方式来传承文化？

拉黑子：也许因为我是做室内设计的，所以我看到很多不同的东西。而且我又在都会里面，那回来其实也很挣扎，很茫然。回到部落之后，我的父母非常地担心，那个时候我回来的动机其实并不是要去当艺术家，只是想回来，希望能够呆在部落或是在部落里面学到更多的东西甚至了解部落的传统文化。然后就慢慢一年、两年的时间，有很多的事情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过去美好的事情都不见了，都现代化了，那怎么办呢？我也总该有份工作吧。后来因为我自己是做室内设计，我就设计了很多不同的家具。然后我就想说，这个木头从哪里来呢？我们早期都是用木头，我们的房子也都是木头。可是我们现在的房子全部都是用水泥做的，这些木头都丢在新房子旁边，我觉得就很可惜。那因为阿美族里面说“坐的地方”等于是“住的地方”，两者之间是通的，所以我把以前住的这些房子的旧木料拿去做椅子，也等于是我家的意识，是我休息的地方，也是我睡觉的地方。我捡了很多这样的木头，我就听到了很多很多美好的故事，包含在深山搬运这个木头的方法，它有歌，它有舞，有故事在里面。我觉得这个很美，那怎么样变成是一个文字或者说变成一个作品？那么做椅子做家具并不能满足我，我就想说是不是要去做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做作品，做一个立体的雕刻，把这些故事传达在这些作品上面。就开始这样一路这样走来。

大概两三年之后，这些木头也用得差不多了。老人家就会讲，有很多木头都是要在海边捡的。每年台风会断很多木头，我们小时候父亲都要去捡很大的木头，因为盖房子用的，小孩子呢都要去捡小的，要拿来当柴烧。我自己学设计，就觉得怎么样重新给这些漂流木一个新的生命？于是就开始用漂流木做我的创作。而在搬运这个漂流木的过程里面，我深深地体会到生命好比这一棵树。好不容易长这么大，可是环境就是这么现实，轻轻就把它推到山谷底下，卡在山谷下的石缝里面可能几百年根本流不出大海，好不容易流出大海，又没有人去捡它，就腐蚀在那个地方。这就好比是一个人一生的过程一样。所以我就很喜欢去搬漂流木，从它里面去发现自己，然后变成我一个非常好的创作养分。

ArtWorld：嗯，当我看到你的那些用漂流木雕刻的立体作品时，我会感到它们的线条十分有冲击力，而且一点也不与环境冲突，就像长在里边一样。这样独特的线条感在你创作中是怎么形成的呢？

拉黑子：好，应该说每次我在搬运木头的时候，就像那个赛德克·巴莱在前进时候的那种态度。而我又一直会讲话，然后变成一种内化，自我变得更渺小。可是我的眼神总是会去注意太平洋的那个线条，包含大自然里面海浪拍打岸礁的时候，打了几千次、几万次，而形成的一个非常自然、漂亮而且速度又快的这些线条。我还常常去寻根，寻找漂流木它怎么下来的。台湾的山很高，可是间隔非常短，所以它的水流非常急促，那么地急促，漂流木一定会瞬间被折断或被冲断。所以很多的细的线条被冲刷之后就非常的漂亮。要想在每一次雕刻的瞬间取得这个线条，你就必须要看几百次，甚至于模拟几百次、几千次这样的线条，你才有办法掌握它。它跟大自然有关系的。

ArtWorld：就是跟大自然的一种联系了。你那种雕刻给我感觉是锐利又有力度，意象上又很像你自己经常提起的“站立者”。

拉黑子：是。

ArtWorld：那像你在长期搬漂流木的过程中，通过触觉和某些气息，会不会就真的感到它已经变成你的一位朋友，对它是个有生命的实体有种真切的体会？

拉黑子：我搬漂流木，一开始的时候好重啊，然后又热，路又不好走。可是我不能放弃，就每天都去搬，很累，但慢慢地我就喜欢搬得更远，走得更远，我就发现很大的木头我搬起来都非常的轻盈。从第一次到一百次搬这个的过程中，我发很多的不满，不快乐，所有的不好，都透过我搬漂流木慢慢的被放掉了，一切都是重新来过。所以到每次去搬运漂流木的时候，我都觉得很舒服，一路我可以听到很多听不到的声音，我觉得我跟它产生了一种不同的现象在里面。所以每一次在搬运的时候，会浮现很多很美好的事情。我怎么样把很美的这些我所发现的事情，呈现在这个木头上面？假如你没有真正跟这个木头产生某一种绝对的连接的时候，也许你的创作就很难去表达出来。所以这些漂流木对我来说它是有生命的，它赋予了我很多不同的想法或是不同的智慧。我觉得我跟它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密切的。

ArtWorld：我听你讲你与漂流木的故事，你创作时的真切体会，都会浮想联翩，有种美的体验。可是，我还会想，如果我是一个看展览的观众，我是听不到你的故事的。我对你作品的印象只能靠它的塑形来获得，我或许都来不及去区分它是块漂流木还是普通那种随手可得的木头。你会不会为这种作品意涵的流失而感到担心呢？

拉黑子：事实上这个问题我常常思考过。也是真的没有办法。这儿提的一些想法或是概念要在一根木头上完全地把它诠释出来，我知道是非常困难的。有时候观众当然也会关注，也会想说要进一步了解，很希望当事人能够有一些方式让他们了解。所以我也有很多不同的作品，除了纯粹把它做成一个立体的雕刻，我有时候也会用类似剧场的、行动的或者用装置的方式来诠释。在我的装置里面常常会有我的人在里面做展演，去弥补在一根漂流木上面的不足。有的人会讲你用漂流木，它就是木头嘛。那一般人就无法了解我的这个木头的意涵是什么。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其实是非常困惑的。我也有尝试不同的方式去传达这个事情。有时候就像我刚刚讲的，会用一种仪式性的方式或是用舞蹈用歌声来去诠释这个事情。我用自己身体里面的声音，用吟唱的方式去诠释它，也许你们可以稍微能够理解我在进行这个事情的过程里面的感触。



拉黑子，《初末的灵魂》，纽约台北文化中心

初末的灵魂一方与圆

拉黑子

天、地、水、人构成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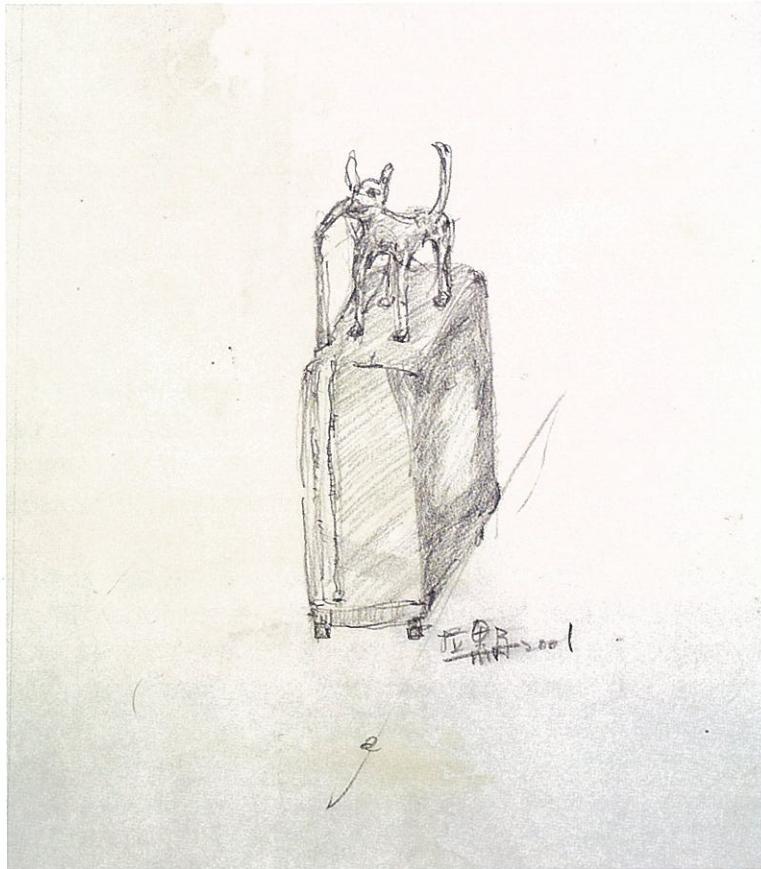
三角关系构成圆

方是视野，圆是起源

方是力行，圆是生活

方圆是男女，是家，是部落

是自然的智慧所创造



拉黑子，《以土狗自居》草图

拉黑子在接受亚洲文化协会奖助计划到美国纽约去进修时，遇到 911 恐怖攻击事件，他运用狗的能力保护自己找到安全的地方。

ArtWorld：这里边，我觉得倒有个问题值得思考。你用仪式、吟唱的方式去让观众更好地了解作品意涵，可在这种过程中，观众又很容易反过来将你的艺术定位为民族性的，也就是所谓“原住民艺术”。而好的艺术本来应该超越地域，对人们具有普遍意义。这样看来，你的那种引导方式，是不是有起到一定的反作用呢？

拉黑子：这件事情我也曾想过，所以我一直不断的去思考说到底……因为我身份的关系，我的诠释方式，又加上我自己本身就不是从体制内的这个艺术领域出身的人，所以对我来讲这个事情其实一直是存留的问题。我这几年也试着会去思考艺术它没有分族群，你要如何将艺术这样的事情能够是符合在这个时代或是在这个艺术的领域里面，能够有它一种语汇，而不是只用那样的方式去传达。那样的事情其实它就是变得是一个很部落形式的方式在表达一件事情，就好比在说故事。

ArtWorld：对，而且它会吸引一种现代的，都会式的猎奇目光。

拉黑子：没错。

ArtWorld：总之，被贴标签是件让人难过的事。

拉黑子：所以没错啊，其实艺术它就是这样。它其实是经过

了一种内化或是经过了一种语汇去表达出来的一个产物，就不能经过太多的这些琐碎的事情再去传达这些事情。所以我就回去尝试很多不同的可能性在里面。木头是非常单一的，那么我从现在就会去选择另外一种可能性，从木头里面或是再去尝试不同媒材，去传达自己想要传达的一些想法。我有很多不同的方式进行中。

ArtWorld：看你的经历，你曾经因为基金赞助，在美国展出并进修过一段时间。在美国的那段经历，对你的艺术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基金赞助有要求你实际做些什么吗？

拉黑子：它也没有限制很多，就是给你一笔预算，也不需要做什么样的报告。然后在纽约那个地方，就给我两件事情啦：一件事情就是在艺术这个领域，我一定要走入当代这一件事。再就是让我觉得创作它不只是这样而已，它可以去创造很多不可能的事情。在纽约看了那么多之后，就知道表面很不起眼的东西，当你回头去看它的背景，甚至再仔细去看这个作品的时候，其实是很特别的。它其实是很有力的，艺术的表现原来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在纽约期间也让我养成了习惯去阅读西方美术史和中国大陆的历史。从阅读他者不同的文化再从小范围里看自己的族群。所以那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从纽约回来，就考虑一定要带着我的族人一起参与创作，我在东海岸就带了很多很多人从事学雕刻。这一趟去，对我影响真是蛮大的。

ArtWorld：那我是想接着问，当时你在美国展出之后有收到一些反馈吗？和自己的心理预期有没有落差？

拉黑子：其实反馈还蛮多。他们都很在意这个作品。像我在美国遇到一个人，他就说哎呀美国只有 200 年历史，没有文化。也许他在开玩笑吧，但他看到这个作品的诠释方式确实是很不一样的。另外还有一个人他就说在美国这个地方呢，最好的也会在这里出现，最不好的也会在这里出现。这一句话也启发了我艺术作品有更多的可能性。当然里边有很多人也只是仅仅对一种异国情调的好奇。另外就是，1998 年去法国参加演出的时候，我是负责他们所有演出的道具，用漂流木去做。其实那就是用我的作品去呈现这些道具。那法国人就在那个时候说这个东西不代表任何一个国家，它是经过一个时间长河洗礼，酝酿出来的东西。这也让我思考在当代做艺术文化母体的重要，还有就是艺术语言是世界共通的。

ArtWorld：你之前在法国亚维侬也有被邀请参与过演出活动，对美国和法国有什么不同印象吗？

拉黑子：就跟美国不一样，那边比较特别，我说的特别是比较好玩。他们比较没有那么紧绷，就很好玩。性格就会活泼一点啊，然后有很多有趣的事情，有趣的东西，确实完全不一样。

ArtWorld：当代艺术在西方，其实跟理论是有紧密联系的。在我看到的台湾方面有关的你的艺术创作评论，也相当理论化。你自己并不是科班出身，算是个艺术体制外的陌生人。你读那些理论文章，觉得他们的评论到位吗？会不会觉得有点“隔”？

拉黑子：就目前来讲，在台湾我看到他们诠释的方式大部分都是以原住民的角度去写，所以当然有时候会拿我去做一个比喻。可是真正谈到我的创作的其实不多。总是会从一些我的文化背景，我的心路历程去切入进去。很少有单就这个作品去探讨的，不管是批判也好或是说做一些论述也好，在这个部分其实是非常的缺乏的。它更多还是从我这个人或是这个族群出发。我的身份原住民阿美族跟我的创作是有一定的关系，可是在我做这个作品的时候我就是拉黑子。可是大部分人会先以他是阿美族然后他是原住民然后再讲他是拉黑子，这个是拉黑子的作品。最后被讨论的才是作品。那我也常常跟他们讲，我说没有所谓原住民艺术这件事，他们问为什么？我说原住民总共有 14 个族群，可是这 14 个族群它都不一样，你怎么把它统称为原住民艺术呢？所以我会尽量用我自己的创作方式去做我的事情。我就比较少参与所谓原住民这个团体的展览。当然有人批评说你就是原住民，你应该就是做原住民的创作，我说哦是吗？那这么多艺术家，他是客家人他是不是要把客家人的这些花瓣，印在作品上面呢？这么多汉人的艺术家是不是就要把汉人的符号放在他的作品里面？我想并没有啊。所以就台湾目前来讲，他们还是会用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诠释艺术这件事情。

ArtWorld：刚才你说的时候，我就在想象一个有趣的场景。就是你来到上海做展览，其实你是一个相对陌生的人。那么就不像在台湾，大家一看你就是阿美族你就是拉黑子。那么当你在展馆里面碰到了突然对你的艺术有兴趣的一个普通观看者，你会怎么介绍自己，介绍作品呢？

拉黑子：我就说我是台湾阿美族人啊，住在花莲。然后就是靠海边啊，就是我的部落是怎么样子，我还是会去讲。因为那毕竟是我的身份，我就是在这个地方。那我相信一定会有很多人就说这个族群跟拖鞋有什么关联性呢？其实拖鞋大家都在穿嘛。那时我当然就会有很特别的介绍，说这个拖鞋一定都是来自海边的。大部分被人丢弃，然后就被漂流。而我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捡。那为什么要用拖鞋来去诠释台风？那我就说因为我从小家里非常的贫穷，看到五颜六色的拖鞋，我们会觉得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的礼物。我们没有拖鞋，我们就是赤脚走路的人，看到这些不成双的拖鞋，我们就觉得非常的新鲜而且我们会去捡，捡了还舍不得穿。到现在，我已经长大了，会赚钱有收入，生活也比较好。可是回想过去里面真的有很美好的东西。反而当人越来越富裕的时候，我们所创造的对大自然对文化的冲击其实都很大。所以我自己又会重新去看待这个拖鞋，让更多的人去珍惜。虽然它是一个非常便宜的货品，可是当你买来或是不喜欢就丢弃的时候，其实对我们的大环境影响很大。我们曾经贫穷过，我们一定要去珍惜我们现在所得到的这些成果，不然的话很快就会失去。就像这个拖鞋一样，曾经喜欢可是很快就不喜欢，很努力过，我们不好好珍惜很快就会没有了。对，其实照你所说的场景，我也许就会用这样很简单的方式去介绍我自己为什么去做这件事情。

ArtWorld：当说到这里的时候，其实又会回到之前那个老问题。作品在大陆展出的时间会很长，其实大多数人是听不到这个动人的故事的。

拉黑子：是。

ArtWorld：那么你觉得你这个作品能打动人心或者说能吸引他们的，会有哪些元素呢？你的这个“台风行动计划”已经持续了几年，以往的反馈如何？

拉黑子：以目前来看，我在台北的关渡美术馆有展出。那当然很多人会很好奇，捡了这么多的拖鞋，哪来的拖鞋，其实很多人会想要去了解。然后为什么要捡这么多，又是不成双的，而且都是有些破破烂烂的拖鞋。又用这样的方式来去诠释它，其实它的反应是还蛮多样的。很多人就会非常地好奇，然后一项一项地去看，有的是悬吊在空中，有的是放在地上，又有的是在墙壁上面。他会一双一双地去看。那好几千只，其实他们会很好奇。到了台中美术馆的时候，因为它是在一楼大厅，很多的人也都会去看，然后也会



拉黑子，《台风计划—看见了，是走不到的尽头》 蔡孟培 | 摄

想说那我的拖鞋是不是可以拿过来，有的人会是这样讲，有的人又会因为想到这样的事情就感触很多，会想说对啊我们家里的拖鞋都是这样子的；有的人会想说这么多的垃圾，那我们的环境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然后这个艺术家为什么会捡这么多？他说你花了多少时间，甚至有可能想说对啊这个作品里面大家在传达另外很多议题在里面尤其是环境的。然后他会问说为什么是台风计划？我说台风其实在我们的眼里在我们的古老里面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它会去冲刷自己身体里面不干净的东西，甚至于在我们大环境里面不干净的，它一定一次就把你弄的非常的干净，它把你推到海边去，然后又再推回到岸边。它是一个新的开始，新的生命。而那些拖鞋，你觉得虽然它们已经不成双了或者已经磨损了磨破了或者是断掉了，可是它们颜色的褪色是多么的自然，有人就会一项一项地去看这个事情。那展览一直到了高雄。高雄就是一个比较气候炎热的城市。那他们很喜欢穿拖鞋，所以他们也会觉得这个解读方式很特别。这么多的拖鞋，又全部在空中悬吊，他们的答案是说穿起来好像只是拿来使用的，可是看起来它确实是那么的美丽，尤其是它不成双的时候，甚至于它已经磨损了，以前我们都注意到它真的很美。可是其实我在诠释这个作品里面并不是只表达一个美嘛。它还是有一种另外一个层面的东西在里面，有一个议题，当然就是整个大环境的议题。

ArtWorld：那我就又想到一个细节的问题啦。你们这次台风行动，捡回来的拖鞋是原封不动就会拿到展馆展出，还是会进行一定的清洗、整理之类？

拉黑子：我其实已经清洗完了，然后一到那个现场可能就要开始悬挂了。

ArtWorld：那像拖鞋那样的东西，会不会还是留有些气味呢？

拉黑子：比较没有味道了

ArtWorld：真的没味道了？

拉黑子：没了，比较没有味道了。因为我特别有把它清洗得很干净，难得出去一趟嘛。这些拖鞋以前都是人带着它去旅行甚至于这个拖鞋带着它的主人到处去看外面的世界。可是它被遗弃的时候再也没有人去注意它了，它在海边漂流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有心人把它捡回来，当有更多的人想要去看它的时候，而且从这里到对岸又要坐船去，甚至是到上海去做展览，我相信这个拖鞋会很高兴。所以它一定要清洗干净，因为它又重新被人家发现。

ArtWorld：这次要到上海展出的拖鞋是在哪捡的呢？我看到你这个台风计划以往应该是在不同的地点，在台风过后再去捡到的拖鞋。

拉黑子：我是整个在海边捡，就是台湾的沿岸，一只一只捡回来的。然后是去菲律宾捡，再到印尼去捡，如果这次有机会到上海的海边，有海边的话，那我希望那个上海的海边的拖鞋能够加入这样的一个行列，就是一起参与这样的珍惜环境的这个拖鞋的计划。

ArtWorld：我希望到时候我能够有空跟你一块去捡。

拉黑子：好啊。一定想办法多捡几只。之前已经有 5000 只了。

ArtWorld：你这次就是带过来的有五千只啊？

拉黑子：对，这次到上海的有五千只。

ArtWorld：那是会怎么一个带的方式，是把它们打包装箱？

拉黑子：对，装箱。

ArtWorld：就先运过来，对吧？

拉黑子：对，然后我希望也能够捡到上海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跟环境有关系的嘛，所以我觉得它们要加入这个行列。

ArtWorld：哈哈，它们能加入到当然是很荣幸了。

拉黑子：哈哈，它们是蛮重要的。我捡过的海边都干净了很多。

ArtWorld：对，一边在做着环境的行动，一边又是一个创作。

拉黑子：对，因为有时候其实另外一个让人感受到的，就是……这个拖鞋其实你看吧人一出生父母最在意的是什么？希望他能够走路，希望他在人生上面能够成功，所以母亲当他踩到地板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去找出他合适的漂亮的鞋让这小孩子穿，所以它很重要。其实我也是在讲说要感恩啊，对过去或是对父母。对自己的地方是要珍惜的。我觉得当代艺术的表达，你怎样能让一般的民众都能够感受到，这个非常重要。如果说艺术它是曲高和寡，都太过遥远。那我们对一般的民众来讲，他的解读能力很弱的时候怎么办？所以在这部分里面其实意涵还是在表达，就是说感恩、珍惜。我觉得在人类里面这个事情它是不可磨灭的。

ArtWorld：我很赞同你的这种说法了。艺术不应该只是概念游戏，只由圈内人负责阐释。它应该让所有人，特别是普通人有直接的感受、感触。

拉黑子：对啊，因为艺术我觉得它还是要让民众能够真的可以分享到。艺术在某一种思维里面，它的高度、深度当然很重要。但在现在那么资本主义那么物质化的过程里面，我觉得平庸其实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那至于你的那种深度有多深，我觉得见仁见智。能够对人对环境都起到好的影响，我觉得这个事情还蛮关键的。

ArtWorld：嗯，这次双年展策展方有给你看过你作品的展览空间吗？

拉黑子：他们有给我一些图片跟平面图。

ArtWorld：那个空间是怎样的？

拉黑子：宽度大概7、8米的四方体，高度大概7米多。他们希望能够悬吊，他们希望在回廊上也能够以悬吊的方式去诠释。

ArtWorld：听上去很有趣，让人期待。其实看你之前的作品，悬吊得也不少。

拉黑子：我原本想是很单纯的，就是我用一个网状的海边的那个鱼网，你知道那个鱼网吗，就是抓鱼的那个鱼网？

ArtWorld：我知道，见过。

拉黑子：然后就把拖鞋装在这个鱼网上面。做一个圆球，这个圆球就代表地球。一个人在不经意地丢下这个爱的物件的时候，其实总会影响到其他人。所以我做个圆圆的地球，五六千只的拖鞋就装在里面，那它其实是非常的简单。可是看到这个鱼网就会想说我们今天在海边捕鱼捕了这么多，那生态不平衡，以后就没鱼可以吃了。而我们丢了这么多的垃圾，我们的环境怎么办？我们的成本要花更多的去弥补它。所以我们要把它们悬吊起来，看起来很重，实际上又很轻这样子。

ArtWorld：这一期双年展的主题是叫“重新发电”，你听到这个主题后，自己会产生怎样的联想或者想法呢？

拉黑子：我就觉得蛮好奇的。因为我很多作品其实都是在谈开始。结束就是一个开始。我所关注的环境或文化的议题，其实跟开始都有一个关系。生命被台风冲刷之后就会有新的开始。“重新发电”，其实这个发电意思就是可以把所有的阴暗的空间让它重新有光明在，一个看不见的重新让它看得见。我听到这个“重新发

电”的时候觉得它字面虽然简单，但要诠释的意义是蛮特别而且蛮深的。像我以前有一个作品就是在纽约的公园里面撒了小米，他说为何啊？我说这个小米是金黄色的，它只要有光就可以生长，稍少的水，有光了，它繁衍的几率就非常快的，这个新的生命就会长出很多。所以我听到“重新发电”，也就是说新的生命会注入到这个新的空间里面，新的思维也从因为这个新的发电会产生不同的可能性。新的生命，新的想法，新的未来，全部都在这里看得见。因为这个光，我们在这里相遇，在这里重新来过。“重新发电”对我来讲是很有趣的一个主题。

ArtWorld：上海欢迎你！我还有一点感兴趣的是，据我所知，你现在在台湾已经出了两本书。我看了下装帧，十分漂亮。里边涉及的故事传说也都很吸引人。当初是怎么想到要用文字来进行创作的？

拉黑子：坦白说写字对我来讲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原因是没读什么书啊！所以能够认识50个字、60个字其实对我来讲就很幸运了。因为我常常去搬漂流木，我有很多感动或是说走到那里看到某些事物我就会有习惯做笔记，很多都是当下就看到或是感触或是听到或是怎么样，我就会随身拿一个笔记本就开始写。那后来就有一个人叫舞鹤，你知道的那个舞鹤，他看到了这个，他觉得台湾太少文学，他就找我说你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你去写字的话会影响很多人。他说文学很重要，我说我知道，他说鼓励你这样。我说那写字以后生活怎么办呢，他说那我们有一个基金就会补助我一些钱，叫我专心写。他说还会帮我介绍出版社，我说好，那我就花一两年的时间去慢慢想，慢慢去写这些东西。我写东西的叙述方式会跟别人很不一样，写字的过程也可以让人安定下来，不会那么的亢奋。然后我觉得写字很好，可是写字没有那么容易。

ArtWorld：嗯，舞鹤是我蛮欣赏的一位台湾作家。而读你写得文字真的有打动到我。最后，我有个小小的请求，能不能送我一个词，或者一句话，用阿美族的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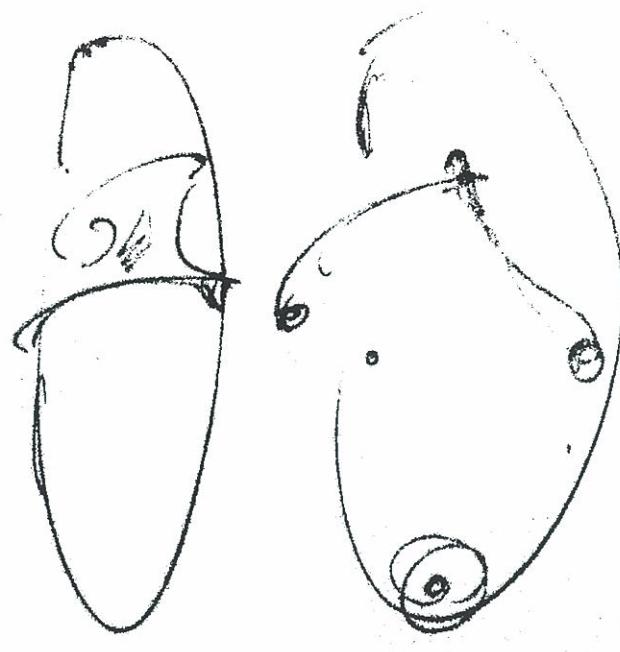
拉黑子：OK，那你要记得，我现在就教你，napololan（na po lo lan ㄋㄚㄥㄉㄢˋ）它的意思就是“因为梦让我们相遇”。

ArtWorld：napololan？

拉黑子：对，你的发音很准。

ArtWorld：谢谢夸奖，我会记住这句话！上海见！

拉黑子：好，我很期待！晚安。



經過一次又一次的嘗試。
讓自己有更大的力量 看到它也累
拉黑手、很期待跟大家相遇
這一切都是夢的決定